



[图文本]

再现王朝宫廷争斗的场景 洞悉帝国霸权衰落的理路



许啸天 著



恒久咸和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距立

象取
小管
全泰
殿

K248
1

122785

许啸天 著

细说 明 十六朝 宫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SCJ62/B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细说明宫十六朝/许啸天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5. 3
ISBN 7-5613-3241-6

I. 细… II. 许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明代 IV. K2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0325 号

图书代号:SK5N0307

细说明宫十六朝

著 者:许啸天

责任编辑:周 宏

特约编辑:李 强

装帧设计: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710062)

刷: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
本:680×1020 1/16

数:550 千

印 张:28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13-3241-6/K · 205

定 价:38.00 元



contents

- 第 一 章 朱元璋出世/[001]
- 第 二 章 凤阳会群雄/[006]
- 第 三 章 胡大海娶亲/[014]
- 第 四 章 郭子兴称王/[021]
- 第 五 章 明太祖起义/[027]
- 第 六 章 刘伯温来归/[030]
- 第 七 章 采石矶大败元军/[035]
- 第 八 章 火烧陈友谅/[039]
- 第 九 章 水淹张士德/[044]
- 第 十 章 朱元璋称帝/[050]
- 第 十 一 章 吴美人擅宠/[056]
- 第 十 二 章 吴国舅谋反/[062]
- 第 十 三 章 胡维庸事发/[068]
- 第 十 四 章 太祖痛失贤后/[074]
- 第 十 五 章 元妃赐缢/[078]
- 第 十 六 章 朱太祖驾崩/[082]
- 第 十 七 章 燕王清君侧/[087]
- 第 十 八 章 燕王称帝/[091]
- 第 十 九 章 太宗驾崩/[096]



- 第二十章 仁宗短命/[100]
- 第二十一章 宣宗计杀孙妃/[105]
- 第二十二章 建文帝返京/[111]
- 第二十三章 英宗小皇帝/[115]
- 第二十四章 王振专权/[120]
- 第二十五章 云妃争宠招杀身/[128]
- 第二十六章 英宗被掳居塞外/[134]
- 第二十七章 景帝废汪后/[141]
- 第二十八章 英宗还都/[146]
- 第二十九章 英宗复位/[149]
- 第三十章 宪宗继位宠万妃/[153]
- 第三十一章 万妃害皇子/[158]
- 第三十二章 宪宗强夺襄王妃/[162]
- 第三十三章 伍云潭夜探皇宫/[167]
- 第三十四章 徽王骗婚丧命/[173]
- 第三十五章 风流皇帝纳纯妃/[179]
- 第三十六章 万贵妃赐死/[184]
- 第三十七章 疯妇闹金殿/[189]
- 第三十八章 韩起凤征苗瑶/[195]
- 第三十九章 孝宗继位/[200]
- 第四十章 孝宗宫中求仙/[204]
- 第四十一章 正德帝登基 刘瑾专政/[213]
- 第四十二章 豹房恋美色/[220]
- 第四十三章 刘瑾被诛/[225]
- 第四十四章 风流皇帝游宣府/[229]
- 第四十五章 江南留韵事/[237]
- 第四十六章 刚峰独臂擒淫僧/[242]
- 第四十七章 江飞曼误盗雪里青/[247]



- 第四十八章 王经略大败红缨会/[252]
- 第四十九章 凤姐薄命/[258]
- 第五十章 兴王继位/[264]
- 第五十一章 江彬叛乱/[271]
- 第五十二章 严嵩拜相/[274]
- 第五十三章 侍女害主/[280]
- 第五十四章 世宗请仙求嗣/[283]
- 第五十五章 查抄奸相严嵩/[291]
- 第五十六章 戚继光威镇三边/[297]
- 第五十七章 穆宗继位/[302]
- 第五十八章 神宗继大统/[307]
- 第五十九章 任芝卿误进永春宫/[314]
- 第六十章 张恠刺驾/[321]
- 第六十一章 惩办东林党/[326]
- 第六十二章 杜松斩贝勒/[332]
- 第六十三章 神宗遇刺驾崩/[339]
- 第六十四章 君臣目不识丁/[347]
- 第六十五章 满洲兵攻占辽东/[351]
- 第六十六章 魏忠贤乱朝误国/[357]
- 第六十七章 崇祯帝继位/[363]
- 第六十八章 李自成起义/[368]
- 第六十九章 田贵妃受宠/[374]
- 第七十章 吴三桂巧遇陈圆圆/[379]
- 第七十一章 吴三桂贪色误国/[385]
- 第七十二章 洪承畴大战清军/[391]
- 第七十三章 洪承畴降清/[397]
- 第七十四章 闯王攻陷南京/[403]
- 第七十五章 闯王祖坟被掘/[409]



第七十六章 吴三桂出兵山海关/[415]

第七十七章 李自成称王/[422]

第七十八章 李自成围困京师/[427]

第七十九章 君臣各逃生/[433]

第 八 十 章 崇祯煤山自缢/[437]

第一章 朱元璋出世

碧杨树下，一群小孩子，在那里驱着牛，一路歌唱着。他们唱的虽然是一种信口无腔的调儿，却也觉得宛转可听。大家唱了一会儿，内中一个小儿，生得虎额龙姿，面目黧黑中，显出他奕奕的神态来。那一群小孩子们，有几个跳下牛来，去坐在草地上斗石子。正斗得起劲的当儿，忽听得一阵呐喊，那边跑过来十几个童子，手里各拿着柳枝向斗石子的一群孩子直打。这时，骑在牛上的黑脸孩子，也跳下牛背，口里大喝道：“你们恃着村中人多，便来欺负我们吗？”说罢，一手执着牛鞭，迎将上去，那坐在地上斗石子的几个小孩，也各折了一条树枝，发声喊，大家跟在后面去帮助。那方面十几个童子，经黑脸孩子上前一顿乱打，打得他们东倒西歪，有的抛下柳条逃走，有的抱头大哭起来。跟在后面的几个小孩子，见黑脸孩子得了胜，他们便一拥而上，将十几个童子，赶得走投无路，有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、血污满面。黑脸小孩指东打西的，正在得意万分，早听得墙角上有一个老人在叫道：“阿四！你又在这里和人家厮闹了吗？”黑脸孩子见他的父亲来了，忙住手不打，一头却假做哭泣的样儿，对那老人说道：“爹爹，你不曾瞧见东村的小孩子，他们纠了许多人来欺我们呢。”那老人便从墙缺里走出来，笑着安慰那黑脸孩子道：“你且莫哭，我们现在吃了亏，等一会儿，叫你三个哥哥去报复，如今快跟我回去吧！”黑脸孩子听了，不禁高兴起来，便去牵着牛，跟他的父亲回家去了。

他们父子两人，一边赶着牛，一边慢慢地走着，不到一刻，已走过皇觉寺的面前。只见寺里的昙云长老，提着一串念珠，正立在寺门口瞧着他们父子走过，便笑着说道：“朱老施主，时候还早呢，就在小寺里用一碗茶去吧！”那朱老头儿也招呼道：“承长老的见爱！我们回去有些小事，改日再来叨扰就是了！”昙云长老点着头，一手抚着黑脸小孩的头顶道：“好一个福相的官儿！”朱老头儿见说，也笑了笑，便和昙云长老作别。父子两人，仍赶着牛前进。到了家里，那黑脸小孩系好了牛，和他父亲走到里面，朱妈妈见了问道：“阿四放牛怎么老早回来了，牛可曾吃饱了吗？”朱老头儿答道：“什么放牛，他又在外面和人厮打了。”说着，朱老头儿的三个儿子，都砍了柴，挑着从村外回来。朱妈妈便安排出晚餐来，给他们父子五个人吃着。

原来，那朱老头儿名叫世珍，因为避难，才迁到江北的长虹县去，他先世本居在金陵，后来又搬往泗洲，再迁到淮南濠洲府，就是现在的凤阳。但朱世珍初到濠洲，没有亲戚好友，只有钟离县皇觉寺的长老昙云从前和朱世珍很要好，世珍便去和昙云商量，就空地上盖了一间茅屋，给世珍老夫妻和三个儿子居住。又代他买了一头牛，去替东乡富户刘大秀家耕田。世珍的三个孩子朱镇、朱镗、朱钊，却去山里樵柴，一家人很勤俭地度着光阴。那个黑脸小孩子，便是世珍的第四个儿子，名字叫作元璋，小名唤作阿四。但其时元璋还不曾生下来。世珍在东乡做着工，很积蓄了几个钱，想起自己的父亲病死在泗洲，那棺柩却无处埋葬，寄在一个荒寺里，世珍因此心上很不安耽。过了两年，便到泗洲把父亲的灵柩运回了凤阳，暂厝在皇觉寺的草地上。事有凑巧，那刘大秀的父亲，忽然得病死了。刘大秀是东乡的富翁，为人最是相信风水。他老子死后，却不去安葬，转请了十几个堪舆家，望各处相择吉地。依刘大秀的欲望，那地上葬下去，子孙至少也要封侯拜相。有了这种佳地他才肯把老子安葬。那时堪舆家当中，有一位姓胡名光星的，平日本没甚名望的，刘大秀虽把他请来了，却很瞧不起他，又因胡光星的衣衫褴褛，大家益发对他冷淡了。一天，胡光星出去，相了一转地理，回来告诉刘大秀道：“离东乡半里多路的九龙冈下，有一块龙穴，若是葬下去时，不但子孙贵不可言，三年之内，还有出帝王的希望。”刘大秀听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我们这种人家，只要出几个秀才举人也够了。想出什么皇帝，不是自取灭族吗？”胡光星碰了这个钉子，不觉面红耳赤，就是旁边的那些堪舆家，也一齐笑了起来。

胡光星很是气愤，悻悻地走了出来，恰巧和朱世珍碰见。那胡光星在刘家，无论上下大小，人人轻视他，世珍在刘家做工，却和胡光星很讲得来。这时胡光星愤怒填胸，一见了世珍，便把大秀看不起他、不相信他的话，对世珍讲了一遍。世珍安慰道：“胡先生，你不要动气，现在的人，大多都是势利得很，你本领不差，名气却不及他们，只好暂为忍耐一些儿吧！将来等时运机会，再和他们说话不迟。”胡光星听了世珍的话，不觉长叹一声。大凡失时的人，往往不容于众人，若得一二人去安慰他，自然引为知己，还满心地感激着哩。胡光星见世珍做人厚道，每逢遇到不平的事，总和世珍来谈谈，两人就此慢慢地投机起来。有一次，胡光星在世珍家里闲话，大家无意中讲起了风水，胡光星拍着胸脯道：“将来你老兄如百年以后，我须替你选一块佳地安葬。”世珍见说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不要说自己了，连我的父亲，直到如今还没有葬地哩！”胡光星怔了一怔道：“尊翁的灵柩今在什么地方？我倒有一个佳穴在这里，只是看你的幸运就是了。”世珍摇着头道：“地是我也晓得，哪一处没有？可惜不是我自己的罢咧！”胡光星正色道：“我所说的是块公地，谁也可以葬得的，你若愿意，我们明天就去看看。”世珍大喜道：“地不论好坏，只要能把亲骨安顿，我的心也可以安定了。”胡光星连连点头，便别了世珍回去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胡光星一早就到世珍家里说道：“葬地我已替你相定了，你

们快去舁了灵柩,跟我到九龙冈下安葬吧!”世珍一面道谢,便和三个儿子,扛了他老子的棺木,同了胡光星,望着九龙冈来。好在世珍住在西村,离九龙冈只有一箭多路,一会儿就到了冈下。胡光星先把那相盘定了方位,看看日色亭午,便指着冈下的石窟,对世珍说道:“时辰快到了,你们把棺木推进去吧!”那九龙冈的地方,本是树木森森、浓荫匝地,山青水秀、景致非常地清幽。世珍见光星叫他把棺材扛进石窟里,不禁诧异起来道:“这里空地很多,为什么去葬在石窟里呢?”光星着急道:“你且莫管它,我自有道理。”世珍心上很是疑惑,再向石穴中瞧时,只见流水淙淙,胜似鼓瑟,越使他徘徊不敢动手了。怎禁得胡光星的催促,世珍半信半疑,真个把父亲灵柩,和三个儿子舁着,推进石窟中去。可是,不放进去犹可,等到棺木一进石窟中,但听天崩地塌般一声响亮,好似青天霹雳,把世珍父子,吓得呆了过去,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胡光星在一旁,也不觉吃了一惊,再瞧那石窟的口子,已和虎口一样地合拢了。胡光星点头叹息。

世珍怔了半晌,才问光星道:“为什么安葬有这般响声?却何缘故?”光星答道:“这叫福人葬福地,人力所万难可及。但看二十年后,自有分晓。现在我的心愿已了,从此一去海角天涯,飘泊不定,再得相见,或许无日。”说罢便辞了世珍,头也不回地去了。后来,胡光星在青田,收刘基做了学生,教了刘基许多治国方略。刘基便赶到凤阳,辅助朱元璋开创大明基业,这都是后话了。

当下世珍留不住胡光星,自和三个儿子回转家中。过不上一年,世珍的妻子朱妈妈,居然肚腹膨胀,又生下一个儿子来,取名元璋,字叫国瑞,就是前面所说放牛的黑脸小孩子朱阿四。在元璋诞生之前,世珍的草棚边,生出几株灵芝草来,一股的异香,只是不散。到了朱妈妈分娩那天,却是香气满室,红光一缕,直冲霄汉。那时,村东的人,疑是村西有人家失火,便提着救火的器具,奔到了村西,四处一找寻,见没有什么火警,心里都十分地诧异;也正值濠洲的两个解粮总管,经过村西,就在朱世珍的茅棚前休息,见救火的人们很是忙碌,便问到什么地方去救火,内中一个乡民,指着朱世珍的茅棚道:“我们远远地望过来,就是这个棚子里着火,跑到这里,都瞧不见火了。”两个总管很不相信,问茅棚中是谁家住着。村中人回说是姓朱的,一个总管就去打门,世珍因妻子正在分娩,还不曾睡觉,听得有人叩门,忙来开了,见是武官装束,慌得行礼不迭。那总管问道:“你们家里干着什么?人家当作你棚子里失火哩。”世珍听了躬身答道:“小民家里并不做什么,不过小民妻子分娩,所以直到此刻还没有安睡。”那总管见说是养小儿,即问是男是女。世珍说道:“叨爷的福,是个男孩子。”那总管听罢,默默地走出了茅棚,便对他的同伴说道:“这茅棚的人家,正养着孩子,咱们两人不是替他管门吗?将来这孩子定是个非常人。”说着嗟叹了一会儿,就回身匆匆走了,世珍留他们喝茶也不要,竟自离去。

那朱元璋自下地后,他的大哥子朱镇染疫病死了,朱镗和朱钊,因凤阳连年荒歉,世珍怕立脚不住,便都招赘了出去,这时家里只有一个元璋了。光阴



朱元璋画像

荏苒。元璋已是十四岁了。但幼年的时候，却异常地顽皮，每次到村外去总是和人打架，由世珍出去给人赔礼。元璋到了十七岁上，凤阳地方又是大疫，世珍夫妇便相继染疫死了。元璋弄得一个人孤苦无依，只得到皇觉寺里，投奔昙云长老。昙云长老常常对他徒弟悟心说：“元璋不是个凡器，你们须好好地看待他。”过不上几时，昙云长老也圆寂了，寺里由悟心主持。悟心听了他师父的吩咐，也很优待元璋；可是寺里的一班和尚，却都和元璋不合，说他吃饭不做事，一天到晚在外面闲逛。悟心听了众人的撺掇，便令元璋充了寺中的烧火道人，那一班知客和尚又是得步进步的，私下逼着元璋去樵柴。元璋自幼虽是贫人家出身，倒从不曾吃过这样的痛苦，现在弄得手穿足破，如何忍耐得住，他因此想起有一个表姊，嫁给扬州

的李氏。淮扬李姓，本来是个巨族。元璋心上打定了主意，这一天，连饭也不吃一点，到了晚上，悄悄地偷了大雄宝殿上的大香炉，一口气走出村口。奔了大半夜，看看天色已渐渐地发白了，他一路狂奔着，又负着一只大香炉，身体自然有些困倦起来，瞧见路旁一个土地祠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走进祠中，便在神座下一倒身，竟呼呼地睡着了。待到惊醒过来，手和脚已给绳子捆住了，忙睁眼看时，正是皇觉寺里的几个知客和尚，他们一面把元璋绑了，一头说道：“他既偷了寺里的东西，应该要当贼办的，我们把他送到官里去？”说着由两个知客和尚，将元璋抬着，往大路上便走。那路上看热闹的人，却围了一大群，说这样一个少年做贼，真有些儿可惜。元璋只是一言不发，心上是十分地着急。正在无可奈何的当儿，只听得后面有人赶着叫喊，那几个知客和尚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寺里的主持悟心。那悟心跑到面前，忙叫放了元璋，几个知客和尚不敢违拗，只得把元璋释放。悟心吩咐他们把那只香炉抬回去，一头对元璋说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，没有盘费的，也可以和我说明，为什么偷窃我的物件？况这香炉，还是五代时所遗，又是公家的东西，倘村里查起来，叫我怎样应付呢？”元璋听着只是低头不作声。悟心便从衣袋里取出几钱银子来，递给元璋道：“你且拿去做盘缠吧！”元璋这时又惭愧又懊悔，要待不接他的，自己又身没半文，一钱逼死英雄汉，没奈何，只得老脸接过银子，向悟心谢了一声，回身便走。

他匆匆忙忙地到了扬州盱眙，便去寻他的表姊丈李楨。及至寻到了李楨家里，李楨却出门去了，他表姊孙氏，见了元璋，问起家中情形，知道是来投奔她的，就私对元璋说道：“我们这里，也连岁荒年，米珠薪桂，怎样可以容留你呢？我看你还是到舅父郭光卿那里去吧！”元璋见说，便问舅父现在哪里，孙氏

答道：“舅父如今在滁州，他又没有儿女，你去是一定很喜欢的。”元璋点点头。这天的晚上，就在他表姊的家里歇宿。

第二天早上，孙氏又略略给了些盘资，元璋别了孙氏，取路望滁州进发。不日到了滁州，打听他舅父的住处。那郭光卿在滁州，做着盐贩生涯，手下也有一二千个帮手，滁州地方很有些名气。所以元璋一问便着，光卿见了元璋，果然大喜，便把他留在家中。偏偏朱元璋的厄运未去，光卿时常在外，元璋住在家里，一家的大小，没一个瞧得他入眼。尤其是光卿的堂房侄子，见元璋来了，深怕光卿收他做了螟蛉，分派他的家产，因越发当元璋是眼中钉了。有时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和婢仆们商议好了不许元璋吃喝，元璋便天天挨着饥饿。亏了他还有一个救星，就是郭光卿的养女马秀英。她见元璋很是可怜，便暗中偷点饼饵给他充饥。这样一天天地过去，元璋勉强挨着。但他的心上，很是感激马秀英。秀英在光卿家里也不是个得宠的人，那光卿的妻子李氏，又十二分地悍恶，婢仆们有些儿过处，就取皮鞭来责打，有时打得那当小鬟的女孩子们，似杀猪般叫起来。虽是皮破肉绽，鲜血淋漓，李氏竟半点也没有怜惜之心，她那家法的严厉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秀英在没人的时候，便和元璋诉说着苦处，两人竟是同病相怜了。有一天的晚上，秀英因元璋不曾有晚饭吃，却悄悄地偷烘了几个饼儿，去送给元璋，不料正和李氏撞见，秀英心慌，忙拿烘饼向怀里一塞，可是那饼是烘得滚热的，又是初秋的天气，放在怀里，怎么不痛呢？把秀英灼得“哎呀”地直叫起来。

第二章 凤阳会群雄

李氏见了，忙来问什么事，秀英只好忍着疼痛，扯谎道：“我刚才走出厅来，瞧见天井外面有一只斑斓的猛虎在那里，因此吓了一跳，不由得喊出声来了。”李氏见说，回头向天井中看去，望见天井的大石上，却是元璋在那里打着瞌睡。李氏是个没知识的妇人家，平时很为迷信，听了秀英的话说，心里暗想道：“古时那些拜相封侯的人，每每有金龙和猛虎出现，那么元璋这孩子，不也是个非常人吗？倒不可轻视他的。”于是李氏自那天听信秀英的谎话之后，她对待元璋，便不似以前地刻薄了。

元璋在郭光卿家中，总算又过了一年。不过，秀英给烘饼灼伤了胸口后，那伤口可不知不觉地溃烂起来。但秀英有时见了元璋，并不把这件事提起。元璋感着秀英待他的义气，遇到了秀英时，又是敬重，又是怜爱，那种殷殷的情意，自然而然地从眉宇间流露出来了。秀英也知道元璋不是个寻常的人，便事事看觑着他。只是她那给饼灼伤的地方，恰巧在乳部的顶上，女子的乳头，是最吃不起痛苦的东西。那筋肉是横的，一经有了伤处，就要烂个不了。秀英的乳尖上，被饼灼了一个浆泡，便渐渐地溃烂，一天厉害一天。她又怕着害羞，不便在李氏面前直说，只独自一人到没人处去哭泣。她正哭得悲伤的当儿，刚巧给元璋瞧见，疑她家里什么事受了责，便去低低地安慰她。秀英却一言不发地只是啼哭。元璋越发狐疑起来，就再三地诘问她。秀英起初时不肯说，怎禁得元璋催逼着，才把自己怀饼灼伤了乳头的事，略略说了一遍。元璋听了，真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，觉得一股酸溜溜的味儿从鼻子管里直通到脑门，忍不住也扑簌簌流下了几点眼泪来。一面便执着秀英的玉腕，垂着泪说道：“我朱元璋如将来得志，决忘不了姑娘的恩德。倘若日后负心，天必不容。”说罢，那两只脚已站不住，早噗地跪了下去，那秀英姑娘的芳心，这时也被一缕情丝牵住，忙盈盈地来扶元璋，元璋哪里肯起身，大加使劲儿一拉，倒把自己弄得立足不稳，一个歪身，两人一齐坐在地上。那时四只眼睛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心儿上都是相怜相爱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，叫作“尽在不言中”了。秀英姑娘忽地想起了自己的身世，眼圈儿一红，竟俯身倒在元璋的怀里，抽抽噎噎地又哭起来了。元璋要想拿话安慰她，急切中又想不出甚话来，只好陪着她一同垂泪。两

人对哭了一会儿，还是元璋记起她那伤痕来，便附着秀英姑娘的耳边说道：“你不要只管哭了，那灼伤的地方，到底什么样了，停一刻儿我去找些药来给你敷。”说着伸手轻轻地替秀英姑娘解开胸前的钮扣儿，露出一角粉红的兜子，那兜子上已是脓血斑驳，东一点西一块的。元璋再把兜子揭起，见她乳部的头上，溃烂得手掌般大小了。元璋不觉叹了口气道：“溃烂到了这样的地步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”秀英姑娘见元璋瞧过了，随手将兜子掩了，慢慢地扣着钮扣儿，那双泪汪汪的秋波，兀是对着元璋，似乎有万千的情绪，不知从哪里说起。元璋也呆呆地望着秀英姑娘，两人又默对了半晌，真有些依依留恋，不忍分别之概了。元璋和秀英姑娘，正在相对含情，心意如醉，忽听得廊前的脚步声，秀英姑娘慌忙三脚两步的，向着厨下去了。这里元璋也走了出来，却不曾接见什么人，这才把心放下。



朱元璋画像

流光驹隙，那时已是顺帝至正十二年，朱元璋已十九岁了，秀英姑娘胸前的溃烂，经元璋拿药来给她搽好，只是乳上永远留着一个疤痕，也算是将来的纪念。其时朝廷奸相撒墩当国，只知道剥吸民脂。那班百姓天天负着苛税重捐，弄得走投无路，大家落草做强盗。因此，徐州芝麻李，山东田丰，蕲州徐寿辉，童州崔德，道州周伯颜，台州方国珍，泰州张士诚，泗州明玉珍，颖州刘福通，孟津毛贵，沔州倪文俊，池州赵善胜，这几处著名的盗寇，都纷纷起事，群雄互相争竞，大家占城夺池，把一座元朝的山河，瓜分得四分五裂了。讲到元代的税赋，要算盐斤最重了。朱元璋的舅父郭光卿本做着盐贩的首领，凡滁州地方的盐贩，都要从他门下经过，故此他手下的徒子徒孙，也有几千，专帮着光卿贩盐。国家对于盐捐，原视大宗的收入。元朝在世祖忽必烈的时代，经理财家安不哥提议出来，直传到顺帝手里，正当上下搜刮的时候，怎肯轻易放过呢？官吏对于贩盐的越是严厉，人民也越是要私运。私运的既多，一经给官厅捕获，处罪也就愈重。郭光卿做着这注生涯，叫作“将军难免阵上亡”，他的徒子徒孙，被官厅捉去治罪的已是不少的了。

有一天，郭光卿运着几十艘的盐船，驶过凤阳地方，吃凤阳的守备李忠孝得了消息，便带了五六百个兵丁，把几十艘盐船，一并扣留了起来。光卿吃了一个亏，心里已是十分地愤怒。好在凤阳和滁州，差不了多少路，便星夜赶回滁州来，将盐船被扣的事，对盐贩们宣布了，众人听说，个个怒不可遏。当下由郭光卿首先说道：“现在的国家，税赋这般的重，叫咱们小民能够负担得起的

吗？这事非想一个万全之策不可。咱们口里的食给贪官污吏们夺完了，将来势不做饿殍不止。”光卿话犹未了，众头目中，一个叫耿再成的，高声大叫道：“官吏既要咱们的性命，咱们自不能不自己保护。现在依咱的主见，今天晚上，就杀进滁州去，夺了军械，再连夜杀到濠州，把盐船一齐夺了回来，岂不比坐着受罪和受罚要好得多吗？”光卿见说，便踌躇道：“这是灭族的事，关系未免太大了，倒要大家仔细一下子呢。”只见头目郭英、吴良齐声说道：“郭首领不必过虑，咱们现有一个计较在这里，不晓得首领可能办吗？”光卿忙问什么计较，郭英指着吴良说道：“咱们吴大哥有个结义兄弟，姓郭名子兴，现在离此十里的牛角崖落草，手下也有一千多人。他平日很有大志，咱们去邀他前来，举他做个首领，索性大做起来，成王败寇，轰轰烈烈干它一会儿，首领以为怎样？”光卿听了大喜道：“你们有这样的机会，何不早说呢？”于是立时着吴良前去，请郭子兴下山，共同举义。吴良匆匆地去了。

这里郭光卿就和耿再成、郭英、谢润、郑三等一千人，暂时在盐篷里安息。当时的盐篷，却和兵营差不多，都是盐枭居住的。谁知光卿他们商议的时候，因事机不密，被一个州尹衙门里听差的赵二听见，慌忙赶到滁州，来州尹署中告密。州尹陈桓，听了这个消息，大惊道：“那还了得吗？”忙叫打轿，黑夜里来谒见滁州参军陆仲亨，仲亨也不敢怠慢，立时点齐本部人马五百名，衔枚疾驰，飞奔来到城外，把盐篷四面团团围住，兵丁发一声喊，大刀阔斧杀进篷去。郭光卿从梦中惊醒过来，看见篷外火把烛天，人声嘈杂，忙跳起身来，就架上抽一杆大刀，奔出篷门时，劈头正遇官兵，光卿知道漏了消息，便仗着一口刀，和猛虎般杀将出去，被他砍开一条血路，冲出了盐篷，只见郑三的尸首，已倒在那里。光卿这时已顾不得许多，要紧逃脱了身，去照料家中。才走得十几步，瞧见官兵围着郭英，仲亨执着长枪，亲自来战郭英，因寡不敌众，看看很是危险。光卿便大喊一声，大踏步赶将上去，帮着郭英，力战仲亨。正打得起劲，忽然横空飞来一刀，恰砍在光卿的臂上，光卿“哎呀”一声，刀已撇在地上了。仲亨抽个空，一枪向光卿面上刺来，光卿闪身躲过，不提防脑后又是一刀飞来，把光卿的头颅砍了下来。

郭英见首领被杀，无心恋战，虚挥一刀，回身便走。陆参军指挥兵丁，自己策马追来，郭英回马，且战且走。沿途逢着了耿再成和谢润，也都杀得满身血污，郭英便告诉他们，首领已被杀死，耿再成也说郑三战死了。三个人联在一起，耿再成道：“咱们事已至此，有心闹糟了，但不知郭首领的家怎样了。”郭英见说，接口道：“咱们且赶到首领家里去，那时再召集弟兄们，等待吴良回来，替首领报仇就是了。”谢润连说有理，回头见官兵已不来追了，只呐喊着在盐篷中捕人。耿再成和郭英等，赶到郭光卿家里，却见门户大开，墙壁颠倒，屋中已静悄悄的。三个人走到里面瞧时，内外不见一人，什物也抛得杂乱，箱笼颠倒。那些细软物件，好似同盗劫一般，都扫荡得干干净净。这时又在夜里，连问讯都没处问的。幸亏郭光卿家里一个老仆，慌急中躲在门后，他见了郭英和耿再

成，认得是主人手下的头目，便走出来垂着眼泪，告诉郭英，才知州尹陈桓带了官兵，把光卿家中大小捕捉去了。郭英大叫道：“这贼子却如此狠心，咱捉着他必须碎尸万段，才出胸中的恶气哩！”耿再成道：“俺们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住脚呢？”谢润道：“吴良还不回来，咱们就找吴良去。”三人议定，吩咐老仆管着门，便出门望牛角崖来。走到林外，听得金鼓连天，好似大队人马在那里厮杀。

那参将陆仲亨，杀败了郭英等，正在搜捕同党，猛听得鼓声大震，火把齐明，大队的喽兵奔

杀过来。仲亨便挺枪列阵相待，喽兵早赶到面前，当头一员大将黑盔黑甲乌骓马，手捉宣花大斧，威风凛凛，望去似天神一般。仲亨欲待问时，那大将舞起大斧，直奔仲亨，仲亨挺枪挡住，战不到五六合，仲亨抵敌不住，勒马便走。那大将马快，赶上来抓住仲亨的衣甲，一把拖下马来，被喽兵活捉了。官兵见主将遭擒，纷纷弃城逃命。后面喽兵追杀，喊声连天。郭英等也赶到，见马上那黑将，一把大斧，舞得像飞龙似的，杀得官兵走投无路，耿再成不禁暗暗喝彩。忽听东南角上，鼓声又起，火光明处，现出一队人马，帅字旗飘展，正中一位大将，左有徐达，右有汤和。却是郭子兴领了喽兵，亲自来到。前面引路的，正是头目吴良。郭英大喜，忙和耿再成、谢润等，一齐迎将上去，大家相见过了，郭英把光卿、郑三战死，家属被捕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吴良听说郭光卿死了，不免嗟叹一回，那黑将已把官兵杀散，绑陆仲亨来见郭子兴，子兴叫和郭英等相见，才知黑将叫胡大海。郭英又和徐达、汤和等通了姓名。

这时大家齐集在一起，吴良进言道：“咱们既到了这个地方，且不要休息，不如乘势攻破了滁州，有了立身之地，就容易做事了。”只见胡大海高声说道：“小弟愿杀滁州去，捉了那州尹来献上。”郭子兴说道：“且慢性急，大家计较好了再说。”大海气愤愤地道：“还议什么？总是厮杀就是了。”子兴说道：“如厮杀时咱要你去，此刻却用不着你多讲。”大海听了，便撅着嘴立在一边。耿再成献计道：“现放着一个好机会，得滁州真如反掌。”子兴忙问怎么缘故。再成道：“咱们擒住的那个参将，只要说得他投降咱们，叫他去赚开城门，滁州不是唾手而得吗？”子兴连说不差，便令喽兵推上陆仲亨来，子兴亲给他解缚，一面安慰他道：“部下人无知，得罪了将军，真叫俺心不安。”胡大海见子兴放了仲亨，便



徐达像

来争道：“咱们不容易把他捉了来，为什么轻轻释放他呢？”说得陆仲亨十分惭愧，子兴忙喝道：“乱世英雄，胜败常有，俺们将来要共图大事，你这黑厮懂得什么！”当下喝退了大海，邀仲亨上坐，置酒相待。郭英、耿再成做着陪客。席间耿再成望着仲亨说道：“目今天下大乱，人人可得争雄。看将军相貌堂堂，怎么不自图立身，却去给蒙人尽忠，彼非我族类，占我汉人天下，百姓个个切齿痛恨，咱们何不趁此弃暗投明，他日匡扶真主，博得个荫子封妻，流芳千古，不较帮异族要胜的百倍吗？”仲亨听了，起身拱手道：“非足下一言，我却见不及此，今天真令我茅塞顿开。倘蒙收录，尽愿效命帐下。”子兴、耿再成见说，不觉大喜道：“得将军这样，可算是人民之幸了。”郭英忙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就进行吧！”于是即刻点起兵马，叫陆仲亨做了前锋，后面郭子兴的大队，却缓缓随着。到了滁州城下，天色已经微明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城垛上密布刀枪。仲亨一马驰到城下，高声叫道：“我已回来了，快开城门。城上兵士认得是本城参将，忙来开了城门，仲亨领兵入城，郭子兴的大队，也一拥而进。陈桓这时还在署中，得报还想望后衙逃时，喽兵已围住县署，见一个捉一个，把陈桓的一门，都绳穿索缚地捆了起来。

郭子兴进了县署，一面令耿再成出榜安民。郭子兴便亲坐大堂，叫把陈桓推上来，讯问滁州仓库。桓却直立在阶下，只是一言不发。子兴大怒道：“你平时索诈小民，今日还敢倔强吗？”说罢，喝令左右，推下去重打五十大棍，左右正要动手，忽见一个少年，掩面哭上堂来道：“我舅父郭光卿一家，被他弄得家破人亡，舅母李氏惊死在路上，现在所有人口，都吃他监禁起来，就是家私什物，也给陈桓搜刮得干干净净，还求首领替我舅父报仇。”说毕又大哭起来。子兴问那少年是谁，郭英答道：“他便是郭光卿的外甥朱元璋。”子兴见说，细瞧元璋，龙眉凤眼，相貌不凡，心上已有几分欢喜，因对元璋说道：“你不要悲伤了，这里却是你舅父的好友，那仇自然要报的，你且安心在此，俺决不会亏你的。”说着令喽兵去监中放出郭光卿的家属来，元璋数着，除舅母李氏已惊死外，婢仆人等一个也不少，只不见了马秀英姑娘。问那仆人，回说没瞧见。元璋嗟叹了一会儿，心里却非常地挂念。原来当陈桓带领亲兵，去捕捉郭光卿家眷的时候，元璋被人惊醒，一骨碌跳起身来，起初还当是盗劫，及至见了官兵，知事不妙，也顾不得秀英姑娘了，便飞跑到天井里，推倒一堵砖墙，黑暗中望荒地上逃走。所以郭英到郭光卿家里时，见墙也倒了，却是元璋推倒的。元璋既逃出虎口，在树林里躲到天明，便去打听他舅父犯罪的缘由，有晓得情形的盐贩，把郭光卿私通大盗图劫县城的话，说给元璋听了，元璋听得舅父已被官兵杀死，就痛哭了一场。又闻得光卿手下的头目，已借兵来占了县城，所以赶进城来哭到堂上要求报仇。郭子兴答应了，就命元璋在县署里住下。元璋把光卿的家属安顿了，又去寻着他的尸身，就在滁州安葬。那郭子兴因讯问陈桓，得不着实供，便将陈桓用乱棍打死，一面和徐达等计议进取濠州的计策。元璋听了，便来见子兴道：“濠州是我的本乡，首领如派兵进攻，我愿做向导。”子兴大喜，立